

青未了·城市部落

城市部落
chengshibuluo以文为戈
刘武专栏

刘武,导演兼制片人,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,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,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45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

莫言的世界

吃了个好蛋,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那只劳苦功高的鸡。说这话是因为莫言。

1988年,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红高粱》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,然后在那两年内,该片还在澳大利亚、法国、古巴、摩洛哥、比利时、津巴布韦以及中国香港等地获得多个奖项,不过,那些大奖都与原作者兼编剧莫言无关。24年后,莫言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当年,他拿到了800元改编费,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。这次他会获得750万元奖金,心情却是“狂喜并惶恐”,也许是觉得钱拿得太多了。

莫言,山东人,他把高密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带到了西方,诺贝尔文学奖从此烙上了山东的印迹。未来,会有很多外国人去山东,寻找他创造的那个“高密东北乡”,并把它看做中国的一个缩影。

莫言开始发表小说的上世纪80年代,我正在上大学,当时,他是个蒸蒸日上的青年作家,从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《球状闪电》、《金发婴儿》到《白狗秋千架》、《红高粱》等,无论中篇、短篇,我都读了不少。那是个文学青年极度张扬的年代,各种文学思潮令人目不暇接,马尔克斯、福克纳、博尔赫斯、昆德拉、卡夫卡等让人津津乐道,很多青年作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模仿他们,创造自己的文学世界,并锤炼自己的文体。而莫言就从此开始营造那个福克纳式的“邮票大的故土”,其写作手法则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山寨过来。

有很多人问,莫言为什么获奖?答案有很多,但关键是西方人从莫言那里读出了什么。法新社评价称,莫言的作品涵盖了各个时代背景,比如1911年清王朝覆灭等。他的作品通常避开时代问题,转而以

故事的形式反思20世纪的中国,在故事中莫言还融入了政治因素以及黑色幽默,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,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。

从莫言得奖的长篇小说《蛙》来看,西方人认为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一个真实、深度的当代中国,看到了当代中国人复杂、纠结的灵魂和心理。这部小说描述了乡村女医生姑姑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人生经历,这个普通医生的经历与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联系在一起,反映了中西方人都关注的一个巨大而敏感的问题。2011年,《蛙》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,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部小说的价值。

几年前,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讲过这么一个故事:“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。突然,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。贝多芬昂首挺

胸,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。歌德退到路边,摘下帽子,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。年轻的时候,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,歌德太不像话了。随着年龄增长,我慢慢意识到,在某种意义上,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,但像歌德那样,退到路边,摘下帽子,尊重世俗,对着国王的仪仗队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。”

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话,也许会遭到一些公知的鄙夷。但我很欣赏莫言的坦白和智慧,因为作家终究不是执法官、角斗士,文学终究不是匕首和投枪,不是投诉状,它需要的是直指人心、撼动心灵,要用文字创造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,让读者超越现实和历史的困惑与苦闷,感受人类精神的力量。而莫言通过他的《丰乳肥臀》、《红高粱家族》、《酒国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生死疲劳》、《天堂蒜薹之歌》等一系列作品做到了这一点。

要用文字创造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,让读者超越现实和历史的困惑与苦闷,感受人类精神的力量。

江湖再见
韩松落专栏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上一个时代的个性

北野武现身威尼斯电影节,出席《极恶非道2》首映,谈起3D技术对电影的影响,一脸正色地说:“我觉得3D只适合拍色情片,否则我不觉得它有存在的价值。”可以想象,他带着面瘫后遗症式的表情,说出这样一番话来,会是什么效果。不过,联想到他一直以来的出位言行,又觉得并不意外。

不免想到高仓健,前段时间,他为宣传自己主演的新片,深夜参加香取慎吾主持的直播节目,担任嘉宾的草野刚向他示好,说他将再在专辑里翻唱高仓健的《唐狮子牡丹》,高仓健的回应是:“我听过,但唱得不怎么样。”草野刚又表示,自己刚刚在一部戏中的演出是在“模仿高

仓健先生”,高仓健立刻批评“与角色不符”,当香取慎吾说自己“一般都是片场把台词背完”的时候,高仓健又说:“你不太适合当演员。”

这种疙里疙瘩的做派,在公众人物身上,越来越少了。固然因为,这两个疙里疙瘩的老男人在日本电影界的地位难以撼动,更是因为,他们在网络出现之前就成就了自己,和那些与网络共生的新一代明星截然不同。

网络提供了更多的言论便利,却也渐渐摧毁了人的个性——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发言会引发怎样的后果,不知道自己透露的信息会否引起一场风暴,不得不小心行事。明星尤其如此,网络成为他们扩散自

己信息的重要场所,粉丝数量成为衡量实力的指标,他们得学习做“平均人”,爱猫爱狗,爱孩子爱公益,散发正能量,以便争取最大限度的喜爱。经营这“第二人生”所费的心思,一点不比现实生活少。

即便这样兢兢业业,也难免失手,伦敦奥运会刘翔摔倒那天,赵薇在在微博上发自拍而不是慰问,引发网民围攻;甄子丹和赵文卓的论战,微博是主战场,一条微博,会有60多万条回复;而网友概括201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看点,竟然是“想骂谁就直接@到脸上”。一个活人,即便再强大,也无法抵御这样的力量。

于是,每个人都战战兢兢,削薄个性,就连李开复在在微博上发起

抵制《非你莫属》的活动,也都事先做好心理建设,他甚至总结了“被网民公愤群攻的六条建议”,比如,“不适合口水战,以一对多必败无疑”,以及“做好被人肉的准备;反思网民为何愤怒?自己是否有不妥之处,如果有坦诚道歉。”

就算自己远离网络,也有可能被别人发布的偷拍照和录音被动地拖进网络,接受雷轰电击。网络是个更宽广的世界,却也是个更大的监牢,人们都得在这个完美世界里,被磨平、粉碎,做个“没个性的人”。

那些疙里疙瘩的老男人们,那些从上一个时代走来,还带着鲜明个人特质的人,在此时,真像恐龙一样珍贵。

那些从上一个时代走来,还带着鲜明个人特质的人,在此时,真像恐龙一样珍贵。

心理红楼
吴克成专栏

吴克成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专栏作家。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50家》。

春风吹又生

不是我偏向自家人,虽说咱家的老少爷们有这样那样的瑕疵,但耳濡目染惯了,我还是打心眼里喜欢咱这一身的黄皮肤。可是,原来有那么多同胞对这张与生俱来的脸并不满意——前几天各大媒体发消息称,2009到2010年间有340万中国人整容,数量之巨,仅次于美国和巴西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,马路上那么多的俊男靓女,有些原来是回炉再制品。

想起玛丽莲·梦露主演的《热情似火》里那句著名的台词: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。巴尔扎克作品楚楚留香,但相貌丑陋,扮千年老妖不用化妆;普鲁斯特凭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流芳百世,但身患哮喘,一激

动就“呼噜呼噜”的,像猫声人身的怪物;《尤利西斯》的作者乔伊斯双眼有恙,晚年成了睁眼瞎;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作者菲茨杰拉德的缺陷本来是用裤子捂着的,奈何他妻子目光锐利,捂着的秘密拨开裤子见青天,原来她觉得菲茨杰拉德虽然了不起,可是那个地方,尺寸太小了。

有些人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会变成热锅上的蚂蚁,比如菲茨杰拉德。挨了妻子一顿奚落,又不能挨家挨户拿着尺子丈量查证,有冤也难以昭雪。加上木已成舟,即使除草追肥也无法天蚕再变,菲茨杰拉德只好压抑着。有一天没忍住,还把海明威拉到卫生间,主动亮出自

家私产,让硬汉检视做个评判。

有些人则会化悲痛为力量,最后鹞子翻身一鸣惊人。比如《红楼梦》里的探春,嫩娘所生,庶出,生下来就低人一等。别的姑娘调脂抹粉,她冬练三九夏练三伏。王熙凤小产后卧床休养生息,探春出来执掌天下,下人们“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”,连凤姐都知道,贾家除了她这个“辣子”,“倒只剩三姑娘一个,心里嘴里都也来的……虽是姑娘家,心里却事事明白……又比我知书识字,更厉害一层了”。她果然厉害一层,《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》一回,她的一套改革措施,不但开了源节了流,而且还能让“家人都欢声鼎

沸”,齐声说:“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……我们再要不体上情,天地也不容了。”

用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自卑补偿理论来分析,这其实都是自卑起的作用。在他看来,人生下来并不是完美无缺的,有不完美就会产生自卑。自卑能摧毁一个人,使人自暴自弃或者惶惶不可终日,直至发生精神疾病,也可能使人发奋图强、振作精神、后来居上。也就是说它能让人灭顶,也能让人春风吹又生。刘伟断臂,却用双脚在钢琴上谱出人生的华彩乐章,也有很多人,因为个子矮、眼小……现在正躲进小楼成一统。

有些人则会化悲痛为力量,最后鹞子翻身一鸣惊人。

小浮生
安宁专栏

安宁,生于泰山脚下,80后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,代表作《蓝颜·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绝情

在J城一条商业步行街上,碰到一对男女。男人在前面面无表情地飞快走着,女人则一路歇斯底里地哭喊怒吼着,同时用手中的书包恶狠狠地砸着男人。几乎路过的人,全都向男人投去同情的目光,觉得当街被一个显然是自己恋人的女人,如此毫无颜面地追打,是一件多么无尊严的事。况且,小报新闻上,常见男人当街暴力,而女人追打男友的,倒是少见。

但我瞥见男人冷漠的表情,觉得真正应该可怜的,其实是后面疯狂的女人。她试图用这样暴烈决绝的方式,引起男人的关注,假若他能停住,怜爱地哄哄她,当着众人的面,为她拭去眼泪,那么,我想女人的追打,定会有了撒娇的意味。其实她想要的,未必是在吵架的起

因上,与男人争个胜负输赢,而只是希望他能温柔地停下来,将她抱住——这无疑是在浪漫电影里,平息一切争吵最有效的方式,所谓温柔才是最大的杀手锏。可惜,女人的暴怒,换来的,却是他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,愈加执拗的行走。

女人的无情,总有故作姿态似的骄傲,即便是转身,也是柔情,希望能够将最好的形象,留在他的记忆里;能够让他后悔不迭,是女人在一段爱情结束时最为得意的事。这样回忆起来,才会有胜者的孤傲,而不至于全是厌恶。

留一个光明的尾巴,是小说家常做的事,而女人在这方面,是最懂得拿捏分寸的。其实说白了,还是女人的同情心作怪,无论如何,太过惨烈的结果,是女人永远都不想看到,

也不会去做的。

而男人的决绝,则完全是英雄式的,义无反顾,心无波澜,此后再无牵挂。男人对待爱情,绝不像女人,假若他心已死,那么,任你如何死缠烂打,都毅然不再想起。铁石心肠,是只有男人才会有的。否则,阮玲玉便不会走向自杀的凄凉结局,科波拉也不会让教父在续集里,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。而被李安柔化了的易先生,亦不会在将放过他的王佳芝杀掉后,脸上竟让人惊悚地,有“憋不住的喜气洋洋”,且“带着三分春色”。

所以才会有极端的女权主义,男人的无情,实在是如一把刀子,割下去,绝对藕断丝连。让你连疼痛都没有体会到,与你朝夕相处的另一半,就已形同陌

路,甚至,连陌生人,也做不成——他根本就是在你的世界里无影无踪了。

邓丽君在歌里一遍遍唱:“所以我求求你,别让我离开你,除了你,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……”但最终,却是历经九次爱情,无一成功。甚至,在死前,都没有一份能够让她甘心托付终身的爱情陪伴。斯人已逝,而那些弃她而去的男人,却都活得如此之久。已无当年勇的成龙,弃了她,娶了林凤娇,但依然惹出“小龙女”风波,到如今,风平浪静,他照例意气风发。

而那逝去的人,却不懂得,这首歌,是万万不能唱给所爱的男人听的,这样的祈求,都换不来真爱,更何况,对着天生便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。

而男人的决绝,则完全是英雄式的,义无反顾,心无波澜,此后再无牵挂。